

不天斤斧物无害者无所用安所困苦哉注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則物皆逍遙也疏斄臝不材匠人不斲斤斧無加天折之災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無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乖俗會道可以攝衛可以全真既不天枉於世途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莊子集釋卷一上終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一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內齊物論第二注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釋文齊物論李如字而惡鳥路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喪其耦注同天人均彼

我故外無與為歡而荅焉解體若失其配匹疏楚昭王之庶弟字子綦古人消實多以居處為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羨其清高而託為論首隱憑也嘘嘆也荅焉解釋貌耦匹也為身與神為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歎妙悟自然離形去智荅焉墮體身心俱釋文南郭子綦音其司馬云遺物我無忘故若喪其匹耦也隱於机音紀李本作几盧而嘘音虛吐氣為荅焉本號隱焉也机文昭曰案今本作几盧而嘘音虛吐氣為荅焉本作荅同吐荅反又都紉反注同解體貌盧文昭曰今本作啗案解體即趙岐孟子注所云解罷杖也慶藩案慧琳一切經

音義入十八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本傳卷四引其耦本亦作司馬云答焉云失其所故有似喪耦也釋文闕反匹也對也司馬云耦身也身與神為耦俞樾曰喪其耦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耦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為耦則非也耦當讀為寓寓寄也神寄於身故謂身為寓顏成子游立侍

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注死

灰槁木取其冢莫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

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

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

能二也疏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

殊心與死灰而無別釋文顏成子游李云子基弟子也姓何居

必有妙術請示所由釋文顏成子游顏名偃蓋成字子游何居

如字又音姬司槁木古老反音寂本亦作寂盧文弨曰家

馬云猶故也注同舊竊家今案大宗師云其容若

釋文云本亦作寂崔本作宋據改正方言云家安靜也漢人碑

版多作此字老子銘顯虛無之清字張公神碑界冢靜成皋

令任伯嗣碑官朝冢靜巴郡太守張納碑四竟冢謐本亦

情陵太守孔彪碑冢兮冥冥皆如此作今注作寂寞莫作漠今

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注子游嘗見隱机者而未有若子

基也疏子游昔見坐忘未盡元妙今逢隱机實子基曰偃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

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疏而

汝也喪猶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基境智兩忘女

物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不

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注籟簫也夫簫

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

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

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疏人籟簫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衆

足況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釋文女聞音汝下皆同本亦作

三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釋文女聞汝盧文弨曰上汝

二

知何以不人籟力帶反籟夫音初林差初宜所錯七故見矣  
一律作女籟籟也  
賢遍子游曰敢問其方疏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子綦曰夫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

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

故遂以大塊爲名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

中噫而出氣仍名釋文大塊字也徐口回反徐李又胡罪反郭

此氣而爲風也又苦狠反司馬云大朴之貌眾家或作大塊班固同淮南子作

大昧解者或以爲無或以爲元氣或以爲混成或以爲天謬也

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九十五正誼經卷五引司馬云大

塊謂天也與釋文所引異俞樾曰大塊者地也塊乃出之或

體說文土部出塊也蓋卽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

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爲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大

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乙戒反注是唯无作則萬

地籟然則大塊者非地而何噫同一音蔭是唯无作則萬

竅怒呬注言風唯無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爲聲也疏是者指

作起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釋文萬竅反苦弟怒呬胡刀反

動作則萬殊之穴皆鼓怒呬胡刀反釋文萬竅反苦弟怒呬胡刀反

胡玳反而獨不聞之蓼蓼乎注長風之聲釋文蓼蓼六收反長

風聲也李本作麗山林之畏佳注大風之所扇動也疏蓼蓼長

音同又力竹反畏佳扇動之貌而蓼蓼清吹擊蕩山林遂使樹木

枝條畏佳扇動世皆共觀汝獨不聞之邪下文云釋文畏於郭

鳥罪反崔佳醇癸反徐子唯反郭祖罪反李諸鬼反李願云畏

本作嶮佳山阜貌虛文昭曰佳舊本作佳今莊子眾家

本皆作佳韻會文韻內引此似亦可讀追此所音唯大木百圍

皆仄聲然實與佳本音皆相近故從眾家本改正

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污者注此略

舉眾竅之所似疏竅穴樹孔也枅柱頭木也今之斗檣是也圈

口鼻或似獸之鬣圈或似人之耳孔或似舍之枅檣或似人之

擁腫或汚下而不平形勢無窮略陳此八事亦由世間萬物種

類不同或醜或釋文之竅崔本似鼻似口司馬云言風吹竅穴

妍蓋稟之造化音雞又音肩字林云柱上似圈起權反郭音權杯圈也

人似枅音雞又音肩字林云柱上似圈起權反郭音權杯圈也

也關圖似曰反其九似注者鳥攝反李於花反又鳥乖反汚者司馬

云若激者諄者叱者吸者叫者諠者突者咬者注此略舉異竅

之聲殊疏也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諄者如箭鏃頭孔聲叱者咄聲

突者深也若深谷然咬者哀切聲也略舉樹穴即有入種風吹

木竅還作入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

齊假令小大天釋文激者聲若激喚也李又驅弔反慶藩案

壽未足以相傾釋文激者聲若激喚也李又驅弔反慶藩案

流急曰激也七十八音經律異相卷十四九十九高僧傳十三引

並同又文選盧子諒時興詩注元應眾諄者文云若箭去之聲

司馬云若謹諄聲盧文昭曰叱者昌實反徐音七司吸者許

舊音考譌今注本音孝從之叱者馬云若叱咄聲吸者及

反司馬云若叫者反司馬云若古功反李居唯諠者報反司馬

噓吸聲也盧文昭曰舊突者徐於堯反一音沓又於弔反

若諠哭聲盧文昭曰舊突者徐於堯反一音沓又於弔反

脫者字今增與眾句一例突者司馬云深者也若深突突然咬

者於交反或音狡司馬云聲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喝冷風則小

和飄風則大和注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

其所受而各當其分疏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冷清風和聲即

小暴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釋文唱于如唱喝又音愚又

曾無勝劣以況萬物稟氣自然釋文唱于如唱喝又音愚又

五斗反李云于冷風音零李云冷小和胡臥反下飄風鼻遙反

喝聲之相和也司馬云疾不稱尺證其分符問反下厲風濟則眾

風也爾雅云同風為厲疾不稱尺證其分符問反下厲風濟則眾

竅為虛注濟止也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竅虛虛實雖

異其於各得則同疏厲大也烈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眾竅虛

況四序盈虛二儀生殺既無釋文厲風司馬云大風濟子細反

獨非乎疏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

死窮通物理自然不得不爾釋文調調音刀刀調調刀刀皆動

豈有是非感否於其問哉釋文調調音刀刀調調刀刀皆動

搖貌盧文昭曰舊俱動搖如字又子游曰地賴則眾竅是已

人賴則比竹是已敢問天賴疏地賴則竅穴之徒人賴則簫管

籟深玄幸難頓悟敢釋文比竹毗志反又必履反子綦曰夫吹

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注此天賴也夫天賴者豈復別有一物

哉即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

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

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

我自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

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賴役物使從已

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

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疏夫天

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夫天賴者豈別有一

物邪即比竹眾竅接乎有生之類是爾尋夫天生者誰乎蓋無

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其以郭

注云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

也而不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體竅則萬殊雖復大小不同而各

稱所受咸率自知豈賴他哉此天賴也故知春生夏長目視耳

聽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莫辨其所以然使其自

已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賴之大

意者也慶藩案文選謝宣城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

詩注引司馬云吹萬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

使各得其性而止謝靈運道經憶山中釋文豈復反又莫適

詩注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同釋文關釋文豈復反又莫適

釋文此重反直用大知閑閑小知閑閑注此蓋知之不同疏閑閑

也閑閑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無是無非小知狹

劣之人性靈福促有取捨故閑閑而分別無是無非故閑閑

而寬釋文大知音智下閑閑李云廣博之貌簡閑閑所閑閑也

裕也疏此蓋言語之異疏山猛火炎烈也詹詹詞費無益教方釋文炎反李願云同是非也簡文云美盛貌

詹詹音占李願云小辭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注此蓋寤寐

之異疏凡鄙之人心靈馳驟耽滯前境無得暫停故其夢寐也

釋文魂交司馬云精其覺反古孝形開司馬云目與接為構日以

心闕縵者害者密者注此蓋交接之異疏構合也害深也今穴

交接世事構合相塵妄心既重渴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釋文

與日闕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此三別也釋文

與接為構司馬云人道交縵者木旦反簡文害者古孝反司馬

害簡文云深心也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注此蓋恐悸之異疏

惴惴休惕也縵縵沮喪也夫境有逆從而心恆憂慮其不

遂恐懼交懷是以小恐惴惴而休惕大恐縵縵而沮喪也釋

文小恐曲勇反下惴惴貌爾雅云懼也縵縵李云齊悸其季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機弩牙也枯箭枯也司主也

扣害猛若弩牙唯主釋文機枯古活反機弩牙枯箭枯慶藩

馬云言生死是非臧否交校則禍敗之來若機枯之發釋文關

郭下日縣刀合名之則日機枯言如機之巧也釋文郭

郭下日縣刀合名之則日機枯言如機之巧也釋文郭

郭下日縣刀合名之則日機枯言如機之巧也釋文郭

郭下日縣刀合名之則日機枯言如機之巧也釋文郭

郭下日縣刀合名之則日機枯言如機之巧也釋文郭

郭下日縣刀合名之則日機枯言如機之巧也釋文郭

郭下日縣刀合名之則日機枯言如機之巧也釋文郭

郭下日縣刀合名之則日機枯言如機之巧也釋文郭

郭下日縣刀合名之則日機枯言如機之巧也釋文郭

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愚惑之類豈能覺邪唯爭虛妄是非詎知日新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

文其殺色界反徐色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注其溺而

遂往有如此者疏滯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為之事背釋文其溺

奴狄反郭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注其厭沒於欲老而愈

洫有如此者疏厭沒溺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惑情堅固釋文

其厭於葉反徐於冉如緘咸反老洫本亦作溢同音遞郭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注其利患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疏莫無

生也耽滯之心隲乎死地釋文近死附近復陽陽謂生也家

欲使反於生道無由得之釋文近死附近復陽世父曰日以心

闢百變不窮司是非者有萬應之機守勝者有一成之見或久

倏思反而殺如秋令或沈迷不悟而溺為之亦有深緘其機無

復生人之氣者人心之相構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啟態注

各視所藏之機以探而取之凡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違則哀怒

此蓋性情之異者疏然哀樂則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懼悅

樂則形於舞忤怒則常時嘆恨哀則舉體悲號慮則抑度未來

嘆則咨嗟已往變則改易舊事熱則屈服不伸姚則輕浮躁動

佚則奢華縱放啟則開張情慾態則嬌淫妖冶眾生心識釋文

變轉無窮略而言之有此十二番而察之物情斯見矣

哀樂音熱之涉反司馬姚郭音遙徐佚音態初代反李樂出虛

蒸成菌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無方自此

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

異其然彌同也疏夫簫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濕暑氣蒸故能

有例如菌樂浮幻釋文蒸之膚成菌其隕反向以上時掌日夜

若是喜怒何施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注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

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而耳疏日晝月夜

更相遞代互為前後推釋文萌武耕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

亦莫測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妄不真推求  
生死即體皆寂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  
由若釋文巨暮木又作暮音同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注彼

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疏彼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我若無有我誰稟而

不知其所為使注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之而

理自至矣疏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提耳聽目視功

直釋文相為于偽反下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注萬物萬

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

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疏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

從何釋文而特辭也崔云特其朕李除忍趣舍七喻反字或作取下

此起索所石可行已信注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疏信已而

而行天機自張率性而動自濟自足豈假物哉而不見其形注不見所以得行之形疏

信可疏有可行之貌者也有情而无形注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

疏無信已之形質釋文情當下皆同別見反百骸九竅六藏

賅而存焉注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疏百骸百骨節也九竅

二漏也六藏六腑也謂大腸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藏肝心

脾肺腎也賅備也言體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事

以成一身釋文百骸反六藏才浪反案心脾肝腎謂之五

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

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今

此云六藏未見所出李楨曰釋文云此云六藏未見所出成

疏遂穿鑿以六為六腑藏謂五藏致與上五官九竅訓不一例

按難經三十九難五藏亦有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為腎

右為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

也徐古來反司馬云備也吾誰與為親注直自存耳汝皆說

之乎其有私焉注皆說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

也小爾雅同簡文云兼也

矣故不說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疏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心愛悅便是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釋文皆說音悅注同不任置自有司存於身既然在物亦爾釋文皆說音悅注同作悅字後如是皆有為臣妾乎注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皆倣此

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

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真人之所為哉疏臣妾者

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

為臣行步則足為君手為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人之所為乎

非關係意親疏故為君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其臣妾不足以

相治乎注天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

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疏夫臣妾御

司知手執腳行當分自足豈為手之不足而腳為行乎釋文天機自張無心相為而治理之也舉此手足諸事可知也釋文

而更音其遞相為君臣乎注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

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

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疏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色耳

情於上下而遞代為君臣乎釋文其遞音弟徐不應之應無錯

但任置無心而必自當也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疏直置忘懷

七素反其有真君存焉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疏直置忘懷

此即真君妙道存乎其中矣又解真君即前之真宰也言取捨

之心青黃等色本無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非無非有故假

設疑問以明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注凡得真性

無有真君也注用其自為者雖復阜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

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人忘其本則

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疏夫心境相感欲榮斯興是以求得稱

損斯言凡情迷執有得喪以櫻心道智觀之無損益於其真性

者也家世父曰彼我相形而有是非而非之成於心者先

入而為之主是之非之隨人以為役皆臣妾也而百骸九竅六

藏悉攝而從之夫此攝而從之以聽役於人與其心之主宰果

有辨乎果無辨乎心之主宰有是非於人何與求得人之情而  
是之非之無能為益不得無能為損而既構一是非之形役心  
以從之終其身守而不化夫是之謂釋文雖復扶又反毀譽餘  
成心成心者臣妾之所以聽役也

物喪息浪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  
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疏夫稟  
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為智安得易醜以為妍是故與物相

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注羣品云云逆順  
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眾人之所悲者

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  
物足悲哉疏引逆也靡順也羣品云云銳情逐境境既有逆有

留無止息格量注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注夫物情無極知足  
者鮮故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

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疏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  
殘持影繫風釋文者鮮息淺注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

邪注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於疲困然不知所以好此  
之歸趣云何也疏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篤勞役心靈形魂

謂亦不知所歸愚釋文然乃結反徐李乃協反崔音檢云忘  
疑之甚深可哀歎注然乃結反徐李乃協反崔音檢云忘

日帶當作茶字小變耳注今注木乃作爾說文引詩彼爾維何音  
義與此異慶藩案亦司馬作爾文選謝靈運過始甯墅詩注

引司馬云爾極所好注人謂之不死奚益注言其實與死  
貌也釋文闕注無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其形化其心與之

然可不謂大哀乎注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  
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

也疏然猶如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人  
而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注凡此上

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

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

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疏芒闇昧也言凡人在

惑豈有一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真人智用明達釋文芒乎剛

俯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郭注稍乖今不依用也簡文云芒同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注夫心

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

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

執之心師之以爲準的世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

有焉注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

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疏愚惑之類堅執是非

之短唯欲斥他爲短自取爲長如此釋文與有音豫家世父

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其中釋文與有音豫家世父

今日以爲是明日以爲非而一成乎心是非迭出而不窮故曰

知代心以爲是則取所謂是者而是之心以爲非則取所謂非

者而非之故音捨字亦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

而昔至也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

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疏吳越路遙

方達今朝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心

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

越釋文音至崔云昔夕也向云昔者昨日之謂也家世父曰

非之準而後以爲是而是之以爲非而非之入之心萬應焉而

無窮則是非亦與爲無窮是非因人之心而生物論之所以不齊

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

哉注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有也惑心已成雖

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疏夏禹字文命鯀子啟

父也諡法泉源流通

日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無是非而惑者為有此用無有為  
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生  
深懷慈救獨奈之何故付釋文不強其夫言非吹也言者有  
之自若不强知之者也

言注各有所說故異於吹疏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聲法釋文  
吹也崔如字又吹猶賴也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注我以為是而彼以  
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我是命果有言邪注以為有言  
疏日彼非既彼我情偏故獨未定者也

邪然未足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注以為無言邪則據已已  
有言疏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而彼以為是  
偏見各執是非據已所其以為異於鼓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注夫言與鼓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  
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疏辭別也鳥子欲  
之鼓音也言亦帶鼓日鼓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鼓鳥

之音有聲無辯故將言說異於鼓音者恐未足以為別者也  
釋文鼓音鳥子欲出者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疏惡乎謂於  
至道非真非偽於何釋文惡乎音鳥下真偽一本作真偽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注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  
然而起疏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釋文道焉於道惡乎往而

不存注皆存疏何在也陶鑄生靈周行不殆道無不偏于言惡  
乎存而不可注皆存疏玄道真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道

隱於小成疏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  
成也世薄時澆唯行仁義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

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  
成而滅於大全也疏榮華者謂浮辯之辭華美之言也只為滯

言不美美釋文實當丁浪反後可以見於賢遍故有儒墨之是

非疏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

也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向賢崇禮儉以

兼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翟二人親則兄弟

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

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羣之帥是知道喪言

隱方督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注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

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疏天下莫不

以彼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為是故釋文更相與欲是其所

各用已是是彼非各用已非非彼是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

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

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

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

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

無非非是則無是疏世皆以他為非用已為是今欲翻非作是

覆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無非所是者非是則無是無是則無

非故知是非皆虛妄耳家世父曰郭象云有是有非者儒墨

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

非儒墨之所是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

非者非非矣今觀墨子之書及孟子之闢楊墨儒墨互相是非

各據所見以求勝墨者是之儒者非焉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之所

由分也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之所

也彼是之見存也莫若以明者還以彼是之所明互取以相證

也郭釋文反覆下同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注物皆自是故無

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

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疏注曰物皆自是故無非是

彼也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也則天下無彼矣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

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此注理盡無勞別釋自彼則不見自知

則知之疏自為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為是便則知之物

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注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

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疏夫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系分析即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注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疏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無異生死之說也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爲生而死者將生爲死亦如是者以是爲是而非者以是爲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因非而是則無是矣因是而非則無非矣是以無是非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何彼

無不可何彼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注夫懷豁此之論乎

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疏天自然也聖人達悟

凝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而是亦彼也注我亦爲彼所彼得無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是亦彼也注我亦爲彼所彼

彼亦是也注彼亦自以爲是疏我自以爲是亦爲彼之所非我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注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

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

有一是一非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注今欲謂彼爲

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爲是而是復爲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

果定也疏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爲

定釋文彼復扶又反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注偶對也彼是

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  
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疏夫彼此俱空是非  
兩幻疑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  
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後後深  
所以爲釋文道樞尺朱以應樞要也可以意求不復重音樞始得其

環中以應無窮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

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夫  
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疏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爲學之  
者眞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也家世父曰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樞道之樞以涉  
乎環中空也是非反覆相尋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爲  
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注天下  
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

曠然無懷乘之以游也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无窮莫不  
非雙遣而得環中之道者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

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

之非馬也疏指手指也馬戲籌也喻比也言人是指各執彼我

指比汝指汝指於他指復爲非指矣指義既爾馬亦加之所以  
諸法之中獨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  
勝負莫先於馬故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注天自是而非彼

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

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

復爲非指矣此亦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

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

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

果是則天下不得彼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淆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虛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疏天下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理盡何非也疏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釋文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崔云指萬物無是非非者也一體馬萬物浩然反可乎可注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不可乎不可注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可注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疏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道行之而成注無不成也疏大道曠蕩空故知不可不可皆妄也注道行之而成注無不成也疏大道曠蕩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而不可物謂之而然注無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疏物情顛倒不達違從然也疏物情顛倒不達違從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疏法遂執為然於何不然為不然也疏物情執權境皆迷必固

不然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可注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疏為有情執權境皆迷必固可則不可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疏然其品云云各私所見皆釋則不然邪疏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疏然其品云云各私所見皆釋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疏然其品云云各私所見皆釋疏然其品云云各私所見皆釋是舉廷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注夫廷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恠憭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疏為是義故略舉八事以破之廷屋梁也楹者寬大之名恠者奇變之稱憭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美惡物見所以萬殊恢恠憭怪異世情用之為顛倒故有是非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釋文故為無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為一也疏為是義故略舉八事以破之廷屋梁也楹于偽反下廷徐音庭李音挺楹音盈司馬云屋柱也疏為是皆同廷司馬云屋梁也疏為是皆同廷司馬云屋梁也疏為是皆同廷司馬云屋梁也



不知其同也疏夫玄道妙一常湛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

不一無以異矣不足類也者勢役神明運通言辭而未一者與彼

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謂之朝三疏此起譬也

之朝三明以朝三為義也蓋賦芋在朝故以得四而喜得三而

怒皆所見惟目前之一隅也是以謂之因也疏謂混同萬物以

為其一因以為一者無異眾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

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

為用亦因是也注天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

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眾狙之惑因所好而自

是也疏此解譬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芋橡子也似栗而小也

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三足乎

眾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

既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

為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為其一因以為一

者亦何異眾釋文狙公也崔云養猴者也李云老狙也廣雅

狙之惑耶

云狙賦芋音序徐食汝反李音朝三暮四司馬云朝三所好

反下文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注莫之偏任故付

之自均而止也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虛懷

智乎均平之鄉休釋文天鈞本又作均崔是之謂兩行注在天

心乎自然之境也

下之是非疏不離是非而得無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疏至造

名也清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則惡乎至疏假

無知動不乖寂常真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

疑問於何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注此忘

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

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疏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

靜理盡於此不復可加答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注

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也

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疏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其次以

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注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

是非也疏通欲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惑易遣是非之見猶忘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

虧也注無是非乃全也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非非達人之通鑒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

是非息而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

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疏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染之情於是乎成著矣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无成與虧乎哉注有之與無斯不能

知乃至疏 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

既不定定成成理理非非實實錄錄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

不鼓琴也。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

矣而執箏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

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

也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哀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由

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釋文可勝音操反七刀執羊灼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眞者也

昭文司馬云古善琴者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

三子之知幾乎注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以明之

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杖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疏

樂師甚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也亦言擊節枝也梧琴也今謂不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咎二人共同一伎況檢典籍無惠子

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猶憶几者也  
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

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己又疲  
怠遂使枉策假寐或復凭几而瞑三子之能咸盡於此

策司馬云杖柱也策杖音五司馬云梧琴據梧也崔云琴瑟也之知音而瞑千

反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注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疏

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崔云  
 至于衰木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釋文故載之末年崔云書之

**SECRET**

於今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注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

殊於眾人疏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翫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注明示眾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

也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注是猶對牛鼓簧耳彼

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疏彼眾人也所明道術也白

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

服眾人之口不服眾人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好各異故知三

子道異非眾人所明非明而強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

乎堅執守白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

文堅白謂之堅白崔同又云或曰設牙代之說為堅辯白馬之

名為白盧文昭曰代即盾鼓簧音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

身无成注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疏綸緒也言昭

何其父業終其緒緒卒其年命釋文之綸音倫崔云琴瑟絃也

又乃終文之緒則是訓綸為緒今以文義求之文自彼非所

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之味與之綸必相對為文周易繫

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

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淮南與明

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以文之所知者終即是以文

之明終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昭文之子又

以文之明終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故下曰終身無成也郭

尚未達其旨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注此三子雖求明於彼

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

可謂成也疏我眾人也若三子異於眾人遂自以為若是而不

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注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

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

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

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疏若三子之與眾物相與而不

謂之成乎故知眾人之與

物

之

與

子彼此其無成矣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注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族

危僞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則

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

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

明疏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晦迹同凡

各域限於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為是寄釋文滑疑古沒反司

於羣才而此運心斯可謂聖明真知也

屈奇反求物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无以異矣注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

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

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

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

夫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

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疏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

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無非則用為真

道是故復言相與為類此則遣於無是無非也既而遣之又遣

方至重雖然請嘗言之注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疏

嘗試也夫至理雖復無言而非言有始也者注有始則有終疏

無以詮理故試寄言彷彿象其義

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始無終此遣於始終也有未始有始也者注謂無終始而一

死生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

也者注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疏此又假

自有始也者斯則有有也者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疏夫萬

遠於無始無終也有有也者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疏夫萬

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有有也者注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

即有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有有也者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疏夫萬

遠於無始無終也有有也者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疏夫萬

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有有也者注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

即有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有有也者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疏夫萬

是非好惡猶未離懷疏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但有即不釋文

好惡並如未離力智有未始有元也者注知無無矣而猶未能

無知疏假問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元也者疏假問有

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愈入妙始乎有有

終乎非無是知難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今言

有無此則辯法唯時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无

與法皆虛靜者也也注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

我是非豁然確斯也疏前從有無之迷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從

明即體即用俄爾之間蓋非非除遠也夫玄道窮冥真宗微妙故

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

不定體用無極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釋文俄而徐音確

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無之體者也釋文俄而徐音確

斯苦角反斯又作斯音賜李思利反今我則已有謂矣注謂無

是非即復有謂釋文即復扶又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

其果无謂乎正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

疏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敘即前請言言之類是

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

理家非對非言教亦非無非有釋文纖介文昭曰今本介作芥

恐學者為於文字故致此辭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注夫以形相對則大山大於

秋毫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其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

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

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其性足者為大則雖

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大

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

壽無天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

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  
 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  
 之得又何不一哉疏秋時獸生豪毛其未至微故謂秋豪之末  
 夫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大有小有大有大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  
 不自足是故以性足為大天下莫大於豪末無餘為小天下莫  
 小於大山大山為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為大則天下無小小大  
 既爾天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  
 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釋文秋豪如字依字應作毫  
 無此明非小非大無天無壽耳案大山音廌子短命者也或云年  
 毛至秋而更細故以喻小也泰山廌子十九以下為廌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注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一也已  
 自一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注夫名謂生於

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  
 謂之一即是有言矣疏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途稱謂  
 斯起故一雖玄統而猶是名教既謂之

一豈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

其凡乎注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言為二矣一既一矣

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

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

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疏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

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

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算歷之人

亦不能紀得其數釋文殊稱反尺證善數反故自无適有以至

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注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况尋其

末數其可窮乎疏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名起故從

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萬无適焉因是已注各止

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矣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

於其所能乃最是也疏夫諸法空幻何獨名言是知無即非無

於其所能乃最是也疏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

於其所能乃最是也疏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

於其所能乃最是也疏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

於其所能乃最是也疏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

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耶故無  
所措意於往來因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注冥然無  
 不在也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釋文夫道未始有封崔云齊  
 此連上章而班言未始有常注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疏道理  
 固說在外篇言未始有常注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疏道理  
 既無限域故言教為是而有眇也注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  
 隨物亦無常定也疏物變是為義故眇分不同釋文為是反千僞有眇徐之忍反  
 謂封域也請言其眇疏眇起後文也有左有右注各異便也疏左  
 眇眇也請言其眇疏眇起後文也有左有右注各異便也疏左  
 也右陰也理雖疑寂寂必隨機眇域不釋文有左有右崔本作  
 同昇沈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殺釋文有左有右崔本作  
 也虛文昭曰舊作崔本作有謬案異便婢面有倫有義注物  
 下云在宥也則當作有明甚今改正異便有倫有義注物  
 物有理事事有宜疏倫理也義宜也羣物糾紛有理釋文有倫  
 有義崔本作有論有義俞樾曰釋文云崔本作有論有義當  
 而不議又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彼所謂  
 分辯即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即此有論有議矣

分有辯注羣分而類別也疏辨別也飛走雖眾各有羣釋文有  
 分如字類別彼列反有競有爭注並逐日競對辯曰爭疏夫物  
 愚彼我封執既而並釋文有爭爭鬪之此之謂入德注略而判  
 逐勝負對辯是非也釋文有爭爭鬪之此之謂入德注略而判  
 之有此入德疏德者功用之名也羣生功用轉變無窮略六合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注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  
 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  
 人未嘗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入  
 眇同於自得也疏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眾生性  
 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注  
 非神口所辯所以存而不論也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云云取捨  
 陳其性而安之疏皆起妄情尋責根源並同虛有聖人隨其機  
 感陳而應之既曰馮虛亦無可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  
 詳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

不辯注順其成迹而疑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以非眾人也

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

祖述軒項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爲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

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

也注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

自別也疏夫理無分別而物有是非故於無封無域之中而起

剖折於精微分釋文故分如字下曰何也疏假問質疑

辯於事物者也注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疏懷藏物我包括是非枯木死

灰曾無眾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注不見彼

之自辯故辯己所知以示之疏衆多之人即衆生之別稱也凡

見於物豈唯不見彼之自別亦乃夫大道不稱注付之自稱無

不鑒己之妙道故云有不見也疏大道虛廓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

所稱謂疏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聲亦爾也釋文不稱尺證反

大辯不言注己自別也疏妙悟真宗無可稱說故大仁不仁注

無愛而自存也疏亭毒羣品汎愛無心大廉不嗾注夫至足者

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其嗾盈疏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

物我俱空釋文不嗾郭默寧反大勇不恆注無往而不順故能

何所遜讓釋文徐音謙無險而不往疏伎逆也內蘊慈悲外宏接物故能俯順

伎徐之破反又音跋李之道昭而不道注以此明彼彼此俱失

矣疏明己功名炫耀於物釋文道昭音照言辯而不及注不能及

其自分疏不能立默唯靜名言仁常而不成注物無常愛而常

愛必不周疏華詞浮辯不達深理疏不能忘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恆懷恩

儼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眞廉也疏儼然異俗卓爾不羣

而不成注伎逆之勇天下其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疏捨慈而

勇疏捨慈而勇

勇疏捨慈而勇

勇疏捨慈而勇

勇疏捨慈而勇

物情累其疾之必無成遂也五者注而幾向方矣注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

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

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

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向之累去矣疏園圃也幾近也

昭等也夫學道之人直須豁然而乃於炫已之能顯耀於物其

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而學園圃愛飛而好游泳雖希翼

鸞鳳終無騫翥之能擬規釋文園圃崔音利徐五九反司而幾徐

日月詎有幾方之效故也附近遠實反故知止其所不知至

矣注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疏夫

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

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浩然都任之也疏孰誰也天自然也誰

道之道以此積辯用茲通物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注至人

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釋文注焉徐反而

不知其所由來注至理之來自然無迹疏夫上海溪宏莫測涯

尾閭淵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

千難殊對而不忤其慮故能囊括羣有府藏含靈又譬懸鏡高

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此之謂葆光注任其自明

來可謂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葆光注葆光釋文

故其光不弊也疏葆光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葆光釋文

葆光音保崔云若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

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注於安任之道未宏故聽朝而不怡也

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間以起對也疏釋然怡

宗膾胥敖是堯時小蕃三國號也南而君位也舜者顯頭六世

孫也父曰瞽瞍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舜舜生於姚墟因即姓

姚住於鵯水亦曰鵯氏目有重瞳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

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三十總百揆三十三受堯

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

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

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

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

而三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

齊物之一理故釋文宗膾徐古音息徐反徐五高反司馬云寄問答於二聖也崔云宗一也膾聽朝直遙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注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釋文妙處昌

反若不釋然何哉疏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斥鷃足

釋然有何意謂也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注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

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釋文重明直龍光被皮寄而況德之進

乎日者乎注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

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宏哉故不釋然神

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邇幽深什之自若皆得

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疏進過也淮南子云昔堯時

封禪長地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

地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益隱處猶有不明而聖

德所臨無幽不闢連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干戈伐令從

已於安任之道豈曰宏通者耶家世父曰伐國者是非之見

之積而成者也而於此有不釋然左右倫義分辯競爭入德交

戰於中而不知夫三子者蓬艾之間無為辯而分之萬物受日

之照而不能避其形而於此累日焉皆求得萬物而照之則

萬物之神必徹日之照無心者也德之求辯乎是非方且以有

心出之又進乎日之照矣人何所措手足乎慶藩案文選謝

靈運出游京口北固應詔詩注引司馬云言陽克麗天則無不

鑒釋釋文神解音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疏缺

許由之師王倪弟子並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一釋文

言物情顛倒執見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釋文

齧五結缺反王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齧缺之師曰吾惡

乎知之注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

用其知疏王倪答齧缺云彼此各有是非遂成無主我若用知

也釋文惡乎音烏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疏是子既不知物之同

知乎此從龔入妙次第窮注曰吾惡乎知之注若自知其所不知

質假託師資以顯深趣

老子集解卷一

三

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疏若以知知不知不知知之還以然則物无知邪疏重責云汝既自無曰吾惡乎知之注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疏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唯物也雖然嘗試言之注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疏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說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注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夫蜉蝣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蜉蝣者乃以蘇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疏夫物或此知而彼不知彼知而此不知即知凡庸之人釋文庸詎也詎何也猶言何用也服虔云詎猶詎知此理耶徐本作巨其庶反郭音鍾李云庸用未復為反扶又蜉王一蜉王良反爾雅云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也復為反扶又蜉王一蜉王良反爾雅云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注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知疏所謂不知者彼

此不相通耳非謂不知也慶藩案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司馬云庸猶何用也釋文闕又案庸詎猶言何遽也詎遽距鉅巨通用或作渠史記甘茂傳何遽此乎淮南人間篇此何遽不能為福乎韓子難篇衛奚距然哉荀子正論篇是定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王制篇豈渠得免夫累乎皆其證且吾嘗試問乎女注已不知其正故試問女疏理既無言不敢正據釋文乎女音汝注已不知紀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鰥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注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疏惴慄恟懼是然乎哉謂不如此也言人淫地臥寢則病腰跨偏枯而死泥鰐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不安援猴跳躑曾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各異故舉此三者以明萬物誰知正定處所乎是知蓬戶金閨榮辱安在釋文偏死可馬云也疏徐音秋司憐之瑞慄音恟郭音荀徐音峻恐貌崔援音猴馬云魚名憐反慄音恟郭音荀徐音峻恐貌崔援音猴侯異便反婢面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注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疏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犬豕之類

知正味注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疏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犬豕之類





從而事之也疏務猶事也諸於也瞿鵠是長梧弟子故謂師為  
為務混迹塵俗泊爾無心豈惜意存情從於釋文瞿鵠其俱長  
事物瞿鵠既欲請益是以述昔之所聞者也釋文瞿鵠反  
梧子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為名崔夫子向云瞿鵠之師俞樾  
後人所稱聞之夫子謂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黃帝之  
所聽榮也而王也何足以知之即孔子名因瞿鵠子述孔  
子之言故曰王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讀者不達其意誤以王也  
為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名王此大不然下  
文云王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夫子者長梧子自謂  
也既云王也與女皆夢又云予亦夢則安得即王為長梧子之  
名不就利不違害注任而直前無所避就疏違避也體窮通之  
時故推理直前不喜求注求之不喜直取不怒疏妙悟從遠而  
而無所避就也注獨至者也疏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  
不忻不緣道注獨至者也疏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  
喜矣注無生無滅固不以攀緣之心行乎  
虛通至注無謂有謂有謂無謂注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  
道者也注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疏謂言教也夫體道至  
人虛夷寂絕從本降

迹感而遂通故能理而教無謂而釋文稱謂尺證反而遊乎塵  
垢之外注凡非真性皆塵垢也疏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

之外釋文而遊崔本作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  
者矣釋文而遊崔本作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

行也吾子以為奚若疏孟浪猶率略也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  
道之行長梧用作率略之談釋文孟如字徐武黨反浪如字徐

未知其理如何以何為是釋文孟如字徐武黨反浪如字徐

向云孟浪音漫瀾無所趨舍之謂李云猶較略也崔云不精要

之貌慶藩案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注引司馬云孟浪謂野之

語釋文闕又案孟浪猶莫緒不委細之意規駟疑擬賊選莫

緒一作摹略墨子小取篇摹略萬物之然摹略者總括之詞莫

一聲之轉也之行如字又長梧子曰是皇帝之所聽熒也而

巨也何足以知之疏聽熒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名

辯至理不盡其妙聽熒至竟疑惑不明我是釋文皇帝本又作

何人猶能曉了本亦有作黃字者則是軒轅釋文皇帝本又作

盧文弨曰皇黃通聽勅定熒音瑩磨之瑩本亦作瑩於迴反向

用今本作黃帝聽反熒司馬云聽熒疑惑也李云不光明

貌崔云小明不大了也向崔本作輝榮 盧文弨 且女亦大早

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注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

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焚

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焚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

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

不推明也今瞿鵠子方問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

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

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疏

鴉即鵲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雞雞而似斑鳩青綠色其

肉甚美堪作羹炙出江南然卵有生雞之用而卵時未能司晨

難有得鴉之功而彈時未堪為炙亦猶教能詮於妙理而釋文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勣時夜崔云時夜司見彈徒旦鴉于

妄言之注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釋文嘗為于偽女以妄

聽之奚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疏也子我

何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我試為汝妄旁日月挾宇宙以

說汝亦妄聽何如亦言奚者即何之聲也旁日月挾宇宙以

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疏

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契理聖人

忘物忘我既而囊括萬有冥一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為晝夜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釋文旁日月薄葬反徐扶葬反司馬云

為一體挾宇宙之喻也釋文旁日月依也崔本作誘盧文弨

曰官校本改誘為傍未必是家世父曰郭象以女以妄聽之

奚斷句熟玩文義奚旁日月挾宇宙自為句言操術以術以超

天地之表慶藩案旁當為放之借字放依也論語里仁為美

於利而行鄭孔注並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

依也亦通作傍旁日月謂依日月之言也應從司馬訓依之義為正

又通作傍旁日月謂依日月之言也應從司馬訓依之義為正

作誘者挾戶牖反崔 宇宙 治救反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生古

非也 挾本作扶 宇宙 來今日宙說文云舟輿所極覆曰宙

為其脂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注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

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脂然自合之道莫若

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脂然無波際之謂也疏脂無分於之貌

也滑開也隸卑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顯倒妄執尊卑今

聖人欲祛此惑無脂然合同之道者莫若滑然皆雜隨而任之

以隸相尊釋文脂本或作脂郭音混徐武軫反李武粉反无

於貴賤也釋文脂波際之貌司馬云合也向音唇云若兩唇

之相合也盧文弼曰滑徐古沒反亂也向本作汧音滑徐音

今注本波作被似誤滑同崔戶入反云梧口本也滑音向

云汧皆未定之謂崔本作緒武市反云繩也盧文眾人役役

昭曰舊作滑宋本從氏並注中昏滑並從氏今從之注馳驚於是非之境也聖人愚菴注菴然無知而直往之貌疏

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菴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前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知廢照菴然而若愚也釋文菴徒

奔反郭治本反司馬云渾沌不分察參萬歲而一成純注純者

也崔文厚貌也或云束也李丑倫反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

形恍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菴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

二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

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

不成斯可謂純也疏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

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

而常居妙極也家世父曰眾人役役較量今日又較量明日

今日見為是明日又見為非今日見為非明日又見為非是

聖人愚菴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參萬歲以極其量一者渾然無

彼此之別成者怡然無然可之差純者泊然無是非之辯釋

人以此應萬物之變而相繼於無窮斯為參萬歲而一成純釋

文恍心勅律參糅反萬物盡然注無物不然而以是相繼注

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

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疏蘊積也夫

為日已久是以橫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說古今悉皆自

是他不是雖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

顯世汗隆動而常寂參釋文相蘊本亦作繼徐於憤反郭

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注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故

未知其非惑也疏夫鑪錘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釋文子

惡音鳥下惡說音悅相背音佩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邪注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

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

惡之哉疏弱弱者弱齡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桑梓遂安他

無謂之為死遂其戀生惡釋文惡死鳥路反弱喪息浪反少而

死豈非弱喪不知歸邪詩照焉知於虔反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

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注

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

相知哉疏晉秦穆公與晉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

也筐正也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泣沾襟後至晉

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牀而燕處進牢饌以盈廚情好既移

之異何能知哉莊子寓言故稱獻公為王耳釋文至於王所

六國時諸侯僭稱王也筐本亦作匡牀徐音床司馬云筐牀安牀

因此謂獻公為王也徐起狂反牀也崔云筐方也一云正牀

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注蘄求也疏蘄求也

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之不卻釋文蘄音祈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注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

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

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疏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

別而世有覺凶而夢吉亦何妨死樂而釋文樂生音洛方其夢

生憂邪是知寤寐之間未足可係也

也不知其夢也注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

也

也

也

志也疏方將為夢之時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將處夢之中又

占其夢焉注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覺

而後知其夢也注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疏夫

在睡夢之中謂是真實亦復占候夢想思慮吉凶既覺以後釋

方知是夢是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釋

文覺而注音教下及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注夫大覺者

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疏夫擾擾生民

驚有為之境昏迷大夢之中唯有體道聖人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注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

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

陋矣疏夫物情愚惑暗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為覺竊竊然議

懷可謂固陋也釋文竊竊司馬云猶牧乎崔本作致乎云所好

目牧馬目固也呼報反所惡烏路反也與女皆夢也注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

大覺也疏上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真原猶釋文神解音蟹徐

謂女夢亦夢也注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寤也

況竊竊然自以為覺哉疏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聲說非

所以皆空言內試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夢亦結孟浪之譚耳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注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說而不識其懸

解疏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顧於俗釋文弔如字

的至也虛文弔詭九委反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旦暮遇之也注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疏且

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

如此解人甚為希遇論其餘促是旦暮逢之三十年為一世也

釋文其解音蟹徐戶解反蛻然音蛻反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

辯矣音蟹徐始鏡反

莊子集解卷一

下

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疏問之詞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

真倒置之徒妄為臧否假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勝若若不吾

我不勝汝勝定是我勝定非耶固不可也疏假令我勝於汝汝

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注若而皆汝也疏不及我我決是也

汝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疏汝或是不定也我之與

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疏俱是則無非

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故是非彼我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

之注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

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疏彼我

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已之所非者他家

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遺定臧否此人還有彼此亦不離是非

各據妄情總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黜闇釋文黜闇反李

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黜闇不明之謂也釋文黜闇反李

不明貌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疏見則與汝

不殊與汝不殊何能釋文惡能音烏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

正定此覆釋第一句疏未足信也此覆釋

乎我矣惡能正之注同故是之未足信也疏未足信也此覆釋

第二句也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注異

故相非耳亦不足據疏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使同乎

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注是若果是則天

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

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

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疏彼此曲從是

我汝亦何能正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注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

正而至矣疏我與汝及人固受黜闇之人總有三人各執一見

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不能定豈復更須

正乎疏孟子集解卷一下

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注天倪者自然

之分也疏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為問答和以自然之

分令歸無是無非天釋文和之如字崔天倪音李音崔徐音詣郭

倪之義次列於下文崔云或作竟音同際也班固曰天研盧文昭曰舊本

崔譌崔今據大宗師篇改正倪音近研故計倪亦作計研曰是

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

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注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

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疏

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

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

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為否否故

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為分別故無辯也矣化聲

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注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

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疏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

名既不真待便虛待待即非待故知不相待者也家世父曰

言隨物而變謂之化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在人者也待人之

為是為然而之然之與其無待於人而自和之以天倪因之

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

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混而性命之致自窮也疏曼衍猶變化也

和以自然之分所以無是非任其無極之化故釋文曼徐音

能不帶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命也釋文曼徐音

武半衍徐以戰反司馬忘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注夫

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為一期至

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疏振暢也竟窮也

生之所稟也既同於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既一

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遺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

是非蕩而為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寄言釋文振如字崔

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遺於無極者也釋文振如字崔

又之无竟如字崔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

忍反崔作境

起何其无特操與

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疏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特向也

獨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於獨化之義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欲隨逐於他都無釋文罔兩郭云景外之微陰也向云景之獨立志操者何耶

慶藩案罔兩司馬作罔浪文選班孟堅幽通賦注引司馬云罔浪景外重陰也釋文引崔本作罔浪云有無之狀與司馬訓異景映承反又如字曩徐乃蕩反李無特本或作持崔云特辭義景本或作影俗也曩云曩者也向云無特者行止無常

操與餘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注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也

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疏夫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因理

在無待而形影非遠向有天機

故曰萬類參差無非獨化者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注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疏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蛇蚺蜺翼邪

注若待蛇蚺蜺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

今所以不識止出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疏昔諸講人及郭生腹下齟齬蜺翼者是蜺翅也言蛇待蜺而行蜺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蜺蜺引為譬即今解蜺者蛇蜺皮也蜺翼者蜺甲也言蛇蜺舊皮蜺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辨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而蛇蜺二蟲猶蛻皮甲稱異諸物所以引之故外

篇云吾待蛇蜺蜺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蜺甲無異者也

釋文蛇蜺音附徐又音敷司馬云謂蛇腹下齟齬徐音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注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耶無耶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

物眾形故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

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

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

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其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向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向已存乎胷中何夷之得有哉疏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豈措情於尋責而釋文喪息浪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注自快得意悅豫而行疏栩栩然胡蝶也栩栩然交謝寒暑遷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雖明鏡以照燭汎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夢

為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釋文胡蝶徐從協反司馬相徐况莊周遽遽而暢其志者也

喜貌崔自喻快也志與音餘下同不知周也注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

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疏方為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俄然覺則遽遽然周只言是蝶宜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爾

也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疏遽遽驚動之貌也俄怪思省方是莊周故注云自周釋文然覺反古孝遽遽其慮反李

云有形貌崔作據據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引大宗師云據然覺

注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

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疏昔夢為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言適志是以覺夢既無

的當莊蝶豈辨真虛者哉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注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

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疏既覺既

有莊乃曰浮虛此之謂物化注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

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

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

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

物化之謂也疏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

何為當生慮死妄起憂悲故釋文可樂音洛

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莊子集釋卷一下

思賢講舍校刊

